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昭代經濟言卷六

嶺南遺書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羅

倫

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扶植綱常疏

全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自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

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之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

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
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
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
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
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
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
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
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
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
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

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君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

謂廟堂無賢臣眾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
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
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
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
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
風俗之盛衰容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
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
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
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眾賢並用則賢所欲言
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
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

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

枉已望其忠君而先亡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
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
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
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旣有例大臣復
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
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
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
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
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
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

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同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旣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覲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 全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
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
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
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
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
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
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
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臯亭三
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

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
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
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
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
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劔敗績於空
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
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
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
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
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
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

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
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
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
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
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
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
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平非仁者
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
不止一處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
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
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

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楊一清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襄

馬政疏

全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窺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

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稽考之法
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
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
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
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
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
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
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旣得實
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
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
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卽苑監之所牧

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廠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

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秦紘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掣繫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卧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